



开一面

网络非实名,自然有人戴着面具、发散恶意。这种恶意有时是明确的,比如攻击挑衅、指天骂地;有时又是模糊的,很多打着“替你心疼”“替你着想”“替你愤怒”“替你发声”旗号的人,正做着恶意造谣、颠倒黑白的事。

高考结束,考生去打个暑期工,家长高兴地拍视频见证“孩子长大了”,然而评论区有人一口咬定,是家长不给学费、孩子不得已才去挣钱的,痛斥原生家庭罪不可恕;贫困生拒绝资助,表示做小时工也能解燃眉之急,急赤白脸的网友又来了,说这是“穷人的认知”,还幸灾乐祸地等着看当事人“长大认清世界就会后悔”的样子;评论区的舞台毕竟有限,于是几位自媒体博主编造有违公序良俗的剧情进行表演,边倾诉边卖惨,无非是为了蹭热度、直播带货,怂恿网友将愤怒倾泻为金钱的子弹;当这些用情绪、用剧本渔利的博主被依法处置,又有网友因果倒置,全网“扫射”有热度的博主,不问青红皂白开始恶意揣测,编造“直播捞钱”“带货变现”的谣言,非要博主自证清白才能悻悻而去……

这些引导网络言论的网友所做的,是把复杂的现实生活片面化、简单化、标签化,然后迅速抢占道德制高点,给任何不同的声音扣上“冷血”“没良心”的帽子,在无穷无尽的对骂中自我感动并自我炫耀。可事实就是事实,不会因为谁的声音大,就发生改变。

伪善与恶意的距离,不过一个转身;假面后面的真实嘴脸,早晚要暴露无遗。真正的善意,根植于理解和尊重;唯有恶意,才会表现为指手画脚的傲慢。甄别互联网的善意与恶意没那么困难,只是每个人都要时时警惕,不要无意间跨过那道明确但是脆弱的、善与恶的距离。

人生路上,我们会遇到各种“差评”,有时“差评”来自外界,有时源于我们内心,既无法驱赶也难以剥离。那不妨在心中安置一位“自护师”,专门抵御自我施加的差评。

这位“自护师”并非盲目自夸的辩护者,而是清醒又温和的观察者。当内心的“差评”开始喋喋不休,它会立刻站出来制止,告诉我们事情没那么糟,一切终将过去。当然,“自护师”绝非让我们闭目塞听、拒绝所有批评。健康的自我防护,是过滤而非隔绝:要筛掉那些出于恶意、以偏概全的否定,同时保留那些善意、有助于成长的建议。

警惕网络面具下的「伪善意」

阿蒙

抵御「差评」

周牧晨

法子安排饭菜,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。

记得那年,三妹出生了。晚上我听母亲跟父亲念叨:“三个女儿,等将来咱们老了,家里连个挑水的都没有。”父亲倒是不以为意:“女儿怎么了,女儿更乖巧懂事。”我悄悄把他们的话记在了心里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便偷偷挑起空水桶去打水。在邻居王叔的帮助下,我倒是把水打上来。可挑着半桶水回家,我走路开始晃悠悠。一不小心,水桶摔在地上,里面的水全都洒了。那年我几次尝试挑水,都没有成功。母亲见我如此懂事很欣慰,她安慰我说:“等你长大了就能挑水了,现在不用你挑!”我没有挑过一桶水,可家里的水缸总是满满的。没多久,村里安了自来水,再也不用挑水了。因为自来水并不是随时都有,水缸仍然有用。每天储备一缸水,以备停水时用。很快,自来水天天都有水了。水龙头一拧,清水源源不断流出来,非常方便。那口老水缸从此被淘汰。它蹲坐在院子的一角,闲置起来,显得更加沉默。

直到现在,那口水缸依旧在。我们舍不得丢弃它,因为它曾经盛满了岁月的温情。一缸清水煮三餐,那些烟火岁月,经过时光的沉淀,散发出迷人的味道。水缸无言,岁月有声,水缸相伴的日子,留下了一段段温暖的记忆。

走了。

无需防备的善意

路程大概七八分钟,小女孩一路叽叽喳喳地跟我说话。“叔叔你住哪栋楼呀?我之前帮三楼的阿姨送过货,还有五楼的爷爷,他买了好多菜,也是我帮着推回去的。”

单元楼有电梯,很快到了我家门口。我快速把箱子搬进家,想着得把推车赶紧送回快递站,转身出来却见小女孩已经推着车往电梯口走。“我帮你送回去吧!”我喊了一声。她回头摆了摆手,留下一句轻飘飘的话:“不用呀,我自己能回去!”话音未落,电梯门就合上了。

我站在门口,看着地上的箱子,有些失神。成年人的世界总在预设防备,却忘了善意本就是不带目的的本能。我们习惯用利弊权衡每一次相遇,用经验揣测每一份主动,却在层层包裹里,弄丢了不假思索的热忱。而那个小女孩,用一辆推车让我感受到了一份最纯粹的善意和那些被我们藏起来的、最纯粹的柔软。

父亲说:“是你的同学和你开玩笑,把你的车胎气放了,我们推着车回家吧!”

女儿听后更生气了,埋怨父亲既然看到他搞破坏,干嘛不教训一下那个坏小子?

父亲没有跟女儿解释,也无法解释。因为,他像女儿这么大的时候,也是那样的坏小子,也这样放过一位女同学的车胎气,因为他喜欢那位女同学。

但是,这样的理由又怎么能告诉女儿呢?



一缸清水煮三餐

马亚伟

大,肩膀宽宽的,挑着水走路也是稳稳当当的。

水缸里的水主要用来做饭,母亲洗菜、淘米、和面、熬粥、煮红薯、刷碗、刷锅,样样都需要水缸里的水。她爱干净,怕树上的叶子落到水缸里,每天用盖子把水缸盖得好好的。不过水缸如果长时间不刷洗,内侧缸壁上就会生出滑滑的绿藻类的东西,看上去很脏。母亲隔几天就要让父亲帮忙把水缸彻底放倒,把里面清洗得干干净净。水缸粗大笨重,这事做起来不容易。隔壁的王婶总说:“水缸不用常刷。你总这样刷,不知道哪天一个不小心水缸就摔坏了。再说了,不干不净,吃了没病!”母亲冲王婶笑笑,依旧定期刷水缸。

水缸里的水清清凉凉的,我口渴时舀一瓢凉水就“咕咚咕咚”喝下去。母亲做饭的时候,我在旁边帮忙。我一般都是拿着水瓢给母亲供水,见她要洗菜,我立即从水缸里舀一瓢水放到盆里;见她要和面,我舀好水放在旁边。母亲笑着夸我有眼力见儿。那时的日子虽然清贫,但一日三餐也有丰富的味道。母亲巧手慧心,总是变着

下班拐去快递站,心里既窝火又发愁。快递员没征求我的意见,直接把四个大箱子放在了快递点。我没有任何运输工具,怎么拖回去呢?

我找出四个大箱子,准备出库时,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,笑着问:“叔叔,你要不要用我家推车呀?”

我下意识地生起一丝警惕,不会有什么套路吧,就含糊着问了句:“这个……要钱吗?”

小女孩咯咯笑了起来:“不要钱呀!我家的推车,放在这儿就是给大家用的。”旁边正在扫码出库的男人抬头看了眼,补充道:“这是我女儿,闲不住,就爱干活。”我松了口气,为自己刚才的揣测感到羞愧。

道谢后,我把四个箱子搬上推车。刚要走,小女孩又说:“叔叔,我帮你吧!”她不由分说地攥住另一侧扶手,她的爸爸在后面喊了句“慢点走,注意安全”,她已经拉着推车往外

“坏小子”

鞠志杰

看着女儿的自行车,呆愣了好一会儿,笑了。

女儿走过来,打开车锁要走,却发现车胎没气了,很沮丧。这时,躲在远处的那个男生大声喊着女儿的名字,还怪声怪调地唱着歌让女儿慢些走,气得女儿直跺脚。

我小时候,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大水缸。大水缸一般放在院子里,只有冬天水结冰时,才会搬到屋里。

我家的水缸是深棕色的粗陶水缸,呈粗大的圆柱形,上宽下窄。水缸的缸口摸上去很粗糙,缸身敦实厚重,便于盛水。水缸静静地蹲坐在院子的一角,仿佛一位沉默寡言的老人,特别有沧桑的味道。那时一口缸可以几十年用下去,如果不是意外损坏,甚至可以辈辈相传。母亲总念叨一句话:“当年分家的时候,咱们除了这口水缸,啥也没分到。”那个贫穷的年代,大家庭分开过哪有什么家产可分?不过父亲倒是很乐观:“有这口水缸就够了,一日三餐就有着落,日子就能好好地过去!”

在父亲的带领下,我们一家人努力经营着平淡的日子。那时没有自来水,要挑水。离我家不远处,有一口井,从井里打水,再用扁担挑回家。每天早上,父亲母亲会去挑水。早上我还在睡梦中,便能听到他们往水缸里倒水的声响,哗啦哗啦,声音特别大,新一天的生活,就这样开始了。母亲身材矮小,只能半桶半桶地挑水,所以这活儿一般都是父亲做。父亲很高

●网络新词语

我又贪了

吴明静

“我又贪了”是一句自我调侃用语,专门用来形容那种明知道不该做,却还是没忍住做完某件事之后的微妙心态。这里的“贪”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贪婪,而是指代那些无伤大雅的日常小放纵:明明到了该睡觉的时间,却忍不住一口气追完了整部剧,事后瘫在床上叹一句“我又贪了”;攒了好几集舍不得看的更新剧集,结果没忍住一口气全部刷完,回过神来才感慨这回属实是贪过头了。这种表达既大大方方承认了自己自制力不足,又带着点软乎乎的可爱自责,把小小的失控行为,转化成了毫无负担的轻松自嘲。

这个词精准抓住了当代人日常生活里的普遍感受:当大家面对美食、娱乐、购物这类诱惑时,总免不了在理智和欲望之间反复拉扯。最后用一句轻飘飘的“我又贪了”给这场拉扯收尾,既悄悄化解了事后的内疚感,又给自己留足了自我调侃的余地。

女孩儿上高中了,骑自行车上下学,下晚自习后,父亲会到学校接她。

学校的围墙是铁栅栏做的,铁栅栏里面便是自行车棚。站在学校门口,父亲能看到女儿的自行车。

有天晚上,老师拖堂了,眼瞅着自行车越来越少,可还不见女儿出来,父亲不禁有些着急。正在这时,教学楼里跑出一帮学生,集体朝车棚这边走来。最先到的一个男生走到女儿的自行车前,突然蹲了下去——他在放车胎气。父亲发现后正准备制止,那个男生却起身哈哈笑着跑开了。父亲